

近代史資料

3

1955



近代史資料

一九五五年 第三期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編者的話

本期七篇資料，均供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參考。

新發現的太平天国史料選輯與圖片均爲原件和當時抄件。其中天王詔西洋番弟書，吉慶元朱衣點等上天王奏稿，夾浦關票，宿衛天軍主將譚卡票等爲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太平天国統理政教招討左元帥陳告示雖非太平軍所發，但爲當時響應太平軍的起義部隊所發，亦是革命文物。這些文物對於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均爲重要資料。太平天国所刻書，國內保存絕少，今發見太平救世歌與太平軍目二本，至爲可貴，但因已有重印本流傳，本刊僅留書影一幀，不再重印全文。

其中吳煦和曾國藩、馬格里等來往信札，薛煥告示和上海英國領事告示等爲反革命罪犯的物證。從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蠻橫。當太平軍進攻上海時，帝國主義侵略者在上海鎮壓中國人民，竟說什麼「設有滋擾情事，外國兵丁定即開鎗攻擊」（上海英國領事麥告示）。我們還可以看出地主階級勾結外國侵略者以維持其封建統治的罪行。曾國藩、李鴻章、王有齡等都要求外國兵去攻擊太平軍，吳煦直接與外國侵略者交涉，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竟無耻地說什麼「洋人與我同其利害」。從上面的資料中還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如何培英之流混入太平軍，對於革命有莫大的危害，他在太平軍中「招集從前大營之舊兵將」以保存反革命力量，他充當內奸把太平軍的機密向清朝政府報告，他還與清朝反革命武裝裏應外合以破壞革命（何培英稟帖）。清朝政府也盡力使用一切辦法分化

革命隊伍，引誘動搖分子叛賣革命（薛煥告示）。

其中廣元縣探報和會防局翻譯新聞紙，爲當時反革命方面的新聞報導。前者報導了一八五四年夏季太平軍在兩湖的進軍情況，後者報導了一八六二年夏季太平軍在江蘇的情況。這些材料出於反動統治者口中，對革命人民肆意誣蔑，可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材料聯系起來，前後對照，就會發見反革命的胡說之處。如廣元縣探報十五號說：太平軍在宜昌「燒東門外東山寺……又燒北門外……民房千百餘間」，又在「四門舉火延燒」，好像宜昌被太平軍燒光了。但是十六號說：「宜昌倉庫，分毫未失；宜昌城外房屋未焚，廟宇亦皆完善」；十七號說：「趕抵宜昌察看，舖戶房屋，並未焚燬」；這證明太平軍在宜昌並無燒搶等事。以此爲例，不只告訴我們太平軍紀律良好，絕不燒搶；而且也告訴我們閱讀反動統治階級記載的方法，地主階級所記的太平軍燒搶等事，全爲誣蔑。如果再對照十七號所說：「湖南賊匪於四月初八日在林子口地方，經曾大人（曾國藩）痛剿，燒船數百號。」「官將軍（官文）將荊州萬成堤挖開。」從這些地主階級的口供中，我們更可以明白，以曾國藩和官文等爲首的封建統治者，正是殺人放火、提開放水的強盜。

如夢錄、質言、月鋤與胞弟子仁小崔書和微蟲世界四篇均爲江蘇浙江一帶地主階級的記載，文中處處污蔑太平天国，敵視人民革命。但是這些記載却提供了一些研究太平天国的資料。第一，這些資料中都記載了太平軍紀律良好，而清軍、民團和洋兵則是燒殺淫掠的強盜。如微蟲世界所說太平軍退出紹興時，城內房屋完善，作者家中「傢俱有增者，十三樓書畫未動也」；可是清朝官紳和洋兵進

入紹興以後，「洵洵肆劫奪」，「則蕩焉無復存」。質言作者又說「錦麟橋全宅被洋兵久佔，器物無遺」，洋兵反向房主「轉索屋價，否則焚燬」。第二，這些資料中都記載了太平軍所到之處，打擊地主的情況。周鑒（月鋤）爲常熟地主（有田約三百畝），他說太平軍佔領常熟以後，將地主「租米充公」。范城爲紹興地主，他說太平軍佔領紹興以後，他「向佃戶收租如乞丐狀，善者給數斗，黠者不理」。兩文中又都記載着鄉官傳訊地主的情形，范城係「官幕名家被逮繫兩次」，後參加勞動，「於是鄉官不大擾」。可見太平天国政策，是不准地主剝削農民，管制地主的活動，在地主從事勞動之後，就不再管制了。第三，各書均記載着太平天国的制度，周鑒所記「田憑」等項；世界微蟲所記太平軍初到紹興，「令凡有田者得自徵半年租」；張乃脩所記太平軍在無錫時地價每畝三千文。這些有關土地問題的記載，對於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尤爲重要。第四，這些資料中都記載了勞動人民響應太平軍的事實。如太平軍進攻紹興的前夕，紹興人民即攻擊城內清軍並打傷紹興知府（質言與微蟲世界）。地主所謂「人心大變」（質言），實即人民響應太平天国革命。如太平軍在無錫，有百餘人與青頭賊（地主武裝）作戰，「鄉人被執而相隨者百餘人」（如夢錄）。所謂「被執」全係地主造謠，因爲下文說到這些「被執」的人有「手捏雙刀」而且招呼別人參加者，可見地主所謂鄉人「被執」或「被虜」，實即農民響應太平軍或參加太平軍。

紅兵紀事和金錢會紀略爲直接與起義人民爲敵的反動地主所記。這兩篇資料主要提供了廣東和浙江人民響應太平天国革命的資料。太平天国起義後，廣東人民到處起義響應。廣東起義軍的主力是陳

開、李雲茂的部隊，紅兵紀事所記新會縣的起義軍，爲廣東起義軍中的一支，並非主力。但本文記載較詳，可以從此了解廣東起義的一般情況：起義的領導者主要是天地會，起義群眾主要是貧苦農民，各地起義軍沒有統一組織，如客家起兵殺死清官，可是其行動和紅兵分歧，「反清滅紅」的旗幟，使起義軍各自孤立，互相攻擊，削弱了革命力量。農民起義了，地主階級（從清朝政府起到各地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一致向農民進攻，帝國主義的輪船也開砲轟擊起義人民，幫助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地主階級向農民進攻的方法很多，除武力鎮壓之外，他們還用家族關係來模糊地主與農民的階級鬥爭；他們還分田給起義的積極分子以分化農民的隊伍；他們還宣傳封建迷信，散播什麼「改邪歸正論」的謾言，從思想上毒害農民。新會縣紅兵與地主鬥爭的情況，實際也就是全國各地農民與地主階級鬥爭情況的一個縮影。金錢會紀略記載太平軍進攻浙江時，在浙閩交界地區（當時太平軍未到該處）農民響應太平軍而起義的事實。紅兵紀事與金錢會紀略都告訴我們：地主階級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激起了農民反抗；地主階級鎮壓了農民反抗之後又慘無人性的屠殺農民；地主階級一致向農民狂噬，同時地主們相互間又排擠傾軋；地主階級爲了鎮壓農民起義，不惜出賣祖國，借外國侵略者的力量來攻擊農民。地主階級污蔑農民起義爲「匪」爲「賊」，實際他們自己才真是慣匪與國賊。「有蟲八條」（指地主們），實貪且暴，駕船縱橫，如虎當道。」（紅兵紀事）就是當時人民對這些地主的確切評語。

本期這幾篇資料，集中於太平天国史方面。今後對於中國近代史各個問題的有關資料，如果條件許可，均擬集中發表。本刊希望讀者多多惠賜重要史料，特別歡迎原始資料和史料長編等經過整理的資料。至於本刊編輯錯誤之處，更希望讀者多予指正。

目錄

編者的話		(一—四)
新發現的太平天国史料選輯		仲 輯 (一)
如夢錄 (節錄)		張乃脩 (五一)
質言 (節錄)		范 城 (七三)
月鋤與胞弟子仁小崔書		周 鑒 (八三)
微蟲世界 (節錄)		世界微蟲 (八七)
紅兵紀事		趙沅英 (九三)
金錢會紀略		劉祝封 (一四六)

圖片

太平天国十幀

新發現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

仲 輯

說 明

一九五三年四月間，浙江省發現了一批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時期的史料，這批史料是由清朝政府督帶常勝軍蘇松太道吳煦的家裏保存下來的。一九五三年由吳煦的後代把這批史料當作廢紙賣給了杭州一家舊書店，後來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全部收購下來，（見人民日報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六日文化簡訊）。

這批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大部分是吳煦在蘇松太道任內的往來公文和信札，也有吳煦以反對太平天國的清朝官吏的身份收集的太平天國印行的太平軍目和太平救世歌及其他文件，還有道光廿四年至光緒廿一年的京報，以及吳煦任內的公私帳簿和名冊等物，其中包括常勝軍的名冊、錢糧收支帳目、上海海關的稅則、吳煦給外國領事的照會等等，我們經過初步整理選擇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供史學界研究和參考。

吳煦，字曉帆（一稱曉舫），浙江錢塘人，一八〇九年生，捐班出身，一八五八年冬（咸豐八年）任蘇松太道，一八六〇年太平軍圍攻上海時，吳煦邀集官吏士紳商議向曾國藩討乞援兵。一八六一年

冬李鴻章奉清朝政府的命令，統率軍隊由安徽增援上海，同治元年三月抵滬，所有一切軍餉都由吳煦和蘇松糧儲道楊坊籌款供給。

吳煦和常勝軍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一八六〇年上海的反動分子僱用美國流氓華爾組織常勝軍，幫助清朝政府鎮壓太平軍時，常勝軍的軍費也大部分是由吳煦和楊坊籌給的。官報中東西兩報吳煦和楊坊這批材料很多，目前正在整理中，擬陸續發表。現在發表的有下列數種：

天國天王詔西洋番弟書

吉慶元朱衣點等上天王奏稿

廣元縣探報

會防局翻譯新聞紙

王有齡等致吳煦信

吳煦與馬格里來往信札

法領事知照

何培英稟帖

天王詔西洋番弟書

編者按：天王詔西洋番弟書爲抄本，正文十葉，每葉十行，每行字數不等。該抄本與王重民先生錄刻

不盡。橋大學所藏的抄本（載逸經第二十三期）略有異同，均註於文中。該文原件係一八五八年晉天燕送與英國公使賴某者，賴某據俄理範（Olinhart）所著書言即英使賴爾金，該書中並有天王詔西洋番弟書譯文。王重民先生曾將晉天燕照會原件攝影，照會內容是：「真天命太平天国晉天燕弟朱雄邦照會上國欽差大臣賴兄台閣下：照爲敬請玉安，恭呈眞聖主天王頒行御詔，命弟捧赴前來，伏祈兄台惠覽，並承指示，是幸。專此照會，敬請玉安，伏乞朗照，諸祈希覽。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月日字跡不清）。」照會封面寫「口口國欽差大臣賴兄台閣下玉披」，背面鈐一小圓印及「太平天国眞忠報國晉天燕兼工部又正冬官事務朱雄邦」大長方印。今所刊抄本第二葉前面下方有「上帝眞天生坐山河」及「太平天王大道君王金顯奉天誅妖斬邪留正」字樣，與天王令薛之元鎮守浦口詔上的天王體格式文字全同，顯係抄錄聖文。又第二葉後半面下方有一行「太平天国眞忠報國晉天燕兼工部又正冬官事務朱雄邦」字樣，顯係抄錄朱雄邦印文。今次刊載未保存原抄本格式。

朕詔西洋番弟明，天情迥不比凡情。天父皇上帝〔主〕皇上帝，普天大共聖父親。朕之胞兄是耶穌，朕之胞弟是秀清。戊申三月上帝降，托傳東王乃世人。是年九月救主降，托傳西王神〔形〕蹟彰。爺哥帶朕坐天国，萬國臣民朝父皇。眞神殿在天朝內，基督殿同永榮光。丁酉年時朕昇天，爺爺眞命授〔受〕詩篇，囑朕熟讀作憑據，將詩認爺免倒顛。爺又命哥教朕讀，爺哥親教囑連連。天父皇上帝海底量，三十三天妖闖上，爺哥帶朕層層逐，天將天兵護兩旁。那時砍了三份二，天門重重盡提防，盡打妖魔落地下，只剩一分顯父皇。爺後囑朕在〔再〕下凡，萬事有爺作當擔，囑朕放胆不用慌，有爺出頭囑再三。戊申南王困桂平，朕求爺降顯威嚴。朕時由西回粵東，天父下凡救出南。東王贖病是聖靈，爺爺降托

滅妖精，誅了無數死魔鬼，故能如此早到京。爺降凡間悉聖旨，朕書讀過記清清。故此認爺不錯，爺哥帶朕幸太平。爺遣東王來贖病，眼蒙耳聾口無聲，受了無盡的辛苦，戰妖損破頸跌橫。爺爺預先降聖旨，師由外出苦難清，期至朝觀遭陷害，爺爺聖旨總成行。太兄續「贖」罪把命捐，替出世人萬萬千，東王贖病同哥哥，瘟脫歸靈謝爺恩。爺哥草內萬不知，欲調真草上高天。爺爺聖旨降無數，略舉一二降詔宣。天父下凡又幾年，天兄護降苦同先。耶穌爲爾救世主，盡心教導本仍然。天父生全爲爾主，何不盡忠妄修前。爾們多有重逆令，朕無旨出胆如天。天父下凡事因誰？耶穌捨命代何爲？天降爾王爲真主，何用煩愁胆心飛。萬方兒小別家庭，離鄉立志作忠臣，前來勤王當虎豹，今知有主可成人。不信山「下有」中「字」清貴出。亦念弘「天」爺立主真，憑據權能天作主，千團勇敢碎如塵。萬方萬國萬來朝，萬山萬水萬飄遙，萬里萬眼萬鑽至，萬知「功」萬福萬功勞。瞞天莫道天不知，天量如海也無遲。看爾些有無胆志，不做忠臣到何時。爾想三更逃黑路，不過天光怨鬼迷。各爲爾王行真道，信實天父莫狐疑。「天生真主坐山河」，那時上帝降此一句聖旨，命朕續尾三句。朕續云：「天父天兄勞心多，所有權能歸上主，太平一統樂如何。」上帝又降聖旨曰：「九重天上一東王，輔佐江山耐久長。」上帝降此二句聖旨，又命朕續尾二句。朕遵爺聖旨續二句云：「禾乃師兼贖病主，乃食世人大擔當。」後上帝改云：「主立東西雙鳳子，東西南北盡朝陽。」上帝又改云：「主立東西雙鳳子，蒙天恩降共朝陽。」以上略舉爺聖旨，朕實詔爾番弟知。天父天兄真不凡，真憑真據在爺詩，神蹟權能言不盡，早到天堂可悟之。太兄耶穌同爺樣，半句聖旨無差移。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穌真天兄。爺

哥帶朕坐天國，掃滅妖神賜光榮。西洋番弟聽朕詔，同項〔頂〕爺哥滅臭蟲。萬事爺哥朕作主，弟們踴躍建萬功。朕前遊行粵東省，禮拜堂詔羅孝全。那時朕詔上過天，天父天兄托大權。於今孝全曾到否，到則上朝共朕言。朕乃上帝第二子〔子〕，哥暨東王同胞連。同敬天父同一家，地下太平早既言。天國邇來今既來，西洋番弟把心開。朕前上天見爺排，萬國扶朕上〔在〕天台。爺排定定今來到，替天出力該又該。替爺替哥殺妖魔，報爺生養戰勝回。朕立幼主繼耶穌，雙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穌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雙承哥朕一統書。西洋番弟朝上主，朕意爺哥使然乎。太兄前〔使〕釘十字架，便留記號無些差。十全大吉就是朕，萬樣總是排由爺。太兄復穌〔甦〕在三日，三日建殿不是誇。朕乃爺生是三日，建爺哥殿誅魔蛇。癸好三年斬魔蛇，乙榮滅獸類〔賴〕爺哥，蛇獸伏誅水〔永〕一統，普天同唱太平謠。西洋番弟朝上帝，爺哥帶朕坐山河。朕今實情詔弟等，懽喜來朝報爺哥。朕據衆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詔衆臣禮相待，兄弟團圓莫疑狐。朕虞〔慮〕弟們不知得，故降詔旨情相孚。西洋番弟朝上帝，人間恩和〔私〕在斯乎。欽此。

吉慶元朱衣點等上天王奏稿

編者按：吉慶元、朱衣點等爲翼王石達開的部下，後因不願隨翼王入蜀，中道脫離。後歸忠王李秀成部下，轉戰各處，所向有功。本文係一八六二年初吉慶元、朱衣點等六十七人合疏聯名啓奏，實爲研究翼王石達開部太平軍分裂的重要參考資料。

小臣 吉慶元 朱衣點 黃祥勝 黃五馥 彭 彬 鄧定有 賀萬安 李輞政 李大發 曹仁桂
譚吉星 石至安 余添才 宋凱羔 張文興 陳連定 程添財 石添保 夏仕成 張廷猷 程金珊
段明忠 何金明 李大德 任世得 曾芸興 趙榮花 張明學 陳銀祥 雷震春 金慶順 朱得祿
沈鶴書 蕭萬順 李金隆 楊復旦 毛金太 張佩蘭 楊九元 陳廷桂 倪耀光 胡豐芸 胡才占
余花練 李興義 高國祥 胡從新 鄒喜勝 宋定邦 姚綉章 汪應魁 劉福興 何馬牛 袁致江
熊良才 余世亮 杜丹田 喻先相 韋正興 陳 生 張勝洛 李元茂 李雙林 李東生 胡秉哲
何益彰 傳政萬暨丞相檢點指揮將軍衆小臣等全跪奏

眞聖主天王萬歲萬歲萬歲萬歲陛下：奏爲合疏聯名啓奏縷述軍情剔陳苦況俯准所求暫居原職共圖報効免滋後累事。伏惟我眞聖主陛下聰明天亶，智勇天錫，肇造區夏，奠安九有。數年以來，天戈所指，妖匪剪滅，胡虜自亡。誠我天父權能，天與人歸，古今罕匹之盛世也。小臣等葑菲末質，樗櫟庸材，徒効犬馬之勞，毫無疆場之績，屢荷天恩，眞聖主隆恩，牽帶成人，雖粉骨碎身，實難圖報萬一耳。小臣等自丁巳七年〔一八五七年〕跟隨翼王進取江右，跋涉險阻，逾越關河，意欲拓開疆土，以擴我眞聖主萬萬年不拔之王基也。詎料翼王專聽元宰張遂謀籌畫，遂致江西退守，進攻浙右衢州。迨棄衢州，復由閩省又進江西之南安。己未〔一八五九年〕正月由南安進取湖南，而各郡均皆未下。復由寶慶轉取粵西，至九月慶遠、柳州、賓州等州郡皆下。翼王乃在慶郡度歲。旋將眞聖主官制禮文多更改焉。小臣等始則信翼王親奉密詔，轉回粵西，招納英俊，廣羅賢輔，作我陛下股肱心膂，繼則觀

其動靜行爲多滋物議。庚申〔一八六〇年〕二月有後旂宰輔余忠扶統下官兵先行起義出江，該余恃官尊阻撓，已被下官所殺。又有武衛軍宰輔蔡次賢亦率統下出江，事漏被元宰所殺。由是翼王之六部暨參護、承宣、僕射等官以及統下兵士，紛紛皆欲出江，有出到湖南被妖打散者有三班；仍在廣西象州、賓州及下廣東嘉應州者有兩班；又有由雲南到貴州黎平府一班。惟時小臣等猶同翼王戀戀不捨，懇求翼王到南寧，貴縣係翼王生長之處，招集多兵，勸翼王返旆回京，共匡王室。而翼王一返故鄉，便有歸林之說。小臣等見此光景，勢處兩難。致有右一旂大軍略擴天燕彭大順暨小臣豫爵衣點、容海、慶元、祥勝、五馥、李加勝、黃益先、杜大祥、余大林、汪花班、汪海洋等員爲之倡首，其餘翼殿侯、相、檢點、指揮均照陛下制度給印，誓師出江，而統下各兵士歡欣鼓舞。萬里回朝，出江扶主，非一人之功，實乃衆官與衆弟兄數十萬人之力。均托陛下隆恩，乃由粵西轉至湖南，屢遇妖匪，逢關破關，逢卡破卡，一路以白巾白衣爲號，殺妖無數，妖患聞風多喪胆矣。迨至庚申臘月，師克閩省汀郡及各屬縣，屯兵過年，約定辛酉〔一八六一年〕三月旋師回朝。不幸爲倡首之彭大順被妖侵害昇天矣。小臣等豫爵十餘人，輜略伎倆均相尙下，而童容海動生歹意，小臣等多懷恐懼，遇事退讓三分。由是自閩起程，議定承天豫、相天豫、勳天豫並統下侯職等員帶兵先三日起程。甫到江西之瀘溪，童容海陡起貪心，即嚴責李、杜等，忌其回京先奏凱功，擅敢作福作威，竟將豫爵之李、杜，侯爵之楊、張等共十餘員一併殺之，奪取各豫、侯官兵士，開作身邊護將。小臣等袖手旁觀，敢怒而不敢言，聽其自遂，燕爵旁小臣等聽伊號令，舖派軍務，連修本章回朝，獨蓋伊印。小臣等不敢有違，只

得一任之而已矣。去年七月在於江右之鉛山一帶歇伏，值八月，得遇忠王由湖北旋師，保封小臣等一

班官員。童懷私見，一人具稟，貪圖主將爵位。小臣等將一切情由面稟忠王，蒙忠王比封小臣慶元爲

大佐將，而衣點、祥勝、五馥等亦封福爵。析分兩路，進取浙江。命忠二殿下〔李容發〕督率慶元

統帶各福、燕、豫、兵士，攻取寧、紹，斷妖救援。忠王親統譚、鄧、黃、李、陳、童各位主將，全爲

一路，攻取杭省。甫經兩月，嚴、紹、杭省均叨我陛下福庇，漸次克復。又命陳、童等各位主將在杭

鎮守，命慶元等攻取尚海。現在已拔松江之花亭、金山、奉賢、南匯共五邑，正在撫綏安頓，將家眷

牌尾安置各屬。而小臣等統領精兵，現抵尚海城下海口處，築造聖營，連絡數十里，攻取妖窟，諒此

股妖匪不日可以誅滅。復於去臘二十四日接到京師詔書，張弟恭錄幼主御詔一道，內開蒙陛下隆恩

幼主厚恩，加封小臣童容海爲保王，賜安千歲，統轄扶朝天軍軍務，又封小臣慶元爲扶朝天軍主將，而

衣點、祥勝、五馥均蒙升封扶朝天軍安爵。小臣等跪讀之下，毛髮悚然，且感且慚，兼之且畏。感則

感我陛下暨幼主之隆恩寵渥，疊荷栽培。慚則慚小臣等知識毫無，難圖建樹。畏則畏童之殘忍貪

狠，恐遭毒害。是以小臣慶元等瀝胆披肝，剔陳苦況，懇求陛下深仁厚澤，憐小臣慶元等一片赤心，

萬里回朝，扶王保駕，暫居破憶軍原職，不屬保王統率。小臣等即赴湯蹈火，願聽陛下驅策，無不竭

盡心力，永圖報答耳。且小臣等與童容海在翼殿爲官，同爲一旂寮案，職有高低；在粵西誓師出江，

聯爲兄弟，班列次序；觀其平日多行不義，動輒忘恩，今則爲王，滿其所欲，必致瓜累株連，禍生回

測。小臣等一入圈套，不從其令，則國體何存；強從其令，則官箴必玷，恐童容海肆意妄行，譬如虺

虎生翼，畏其飛食人也。所以小臣等合疏聯名啓奏，縷述原委，跪懇陛下大發慈祥，俯候御詔施行。尤冀矜憫小臣等一切愚衷，定當結草啣環，報効我陛下暨幼主隆恩於無既矣。小臣等草野愚臣，至微至陋，罔識忌諱，冒瀆陳情，不勝惶恐待命之至。理合虔具本章啓奏，真聖主萬歲御鑒。跪請御安。暨跪請幼主萬歲萬歲萬歲陛下御安。跪請御鑒。

廣元縣探報

編者按：廣元縣探報係清官方所發之情報，現存十七葉，自咸豐四年五月初二日（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初九日（七月三日）止，所記係太平軍攻佔湖南、湖北各地之情況。這些情報出於反革命之手，對太平軍肆意污蔑，但由其中仍可以看出太平軍軍紀嚴明和各地人民熱烈響應以及太平軍進軍經過等情。原件爲木活字排印，直行，每行二十四字。順序係編者按時間排列，原件無編號。

一

伍月初貳日「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接據夔局飛函，四月十二日「五月八日」申刻，據巴東糧員毛令函稱：初十日「五月六日」探丁回營，據稱賊匪竄至荊門，在陳家集搭有浮橋。安陸失守後，賊出僞示安民，有搶劫者立殺示衆。而安陸城內受害頗慘，縣監焚燬，知府無下落。鍾祥董令短衣草鞋而逸。傳聞賊有先赴宜昌擄船之意，宜昌城內搬徙一空等語。查宜昌存兵不過二百餘名，現在楚省

催調川兵急如星火，應請飛催後起官兵趨程前進，不可逗遛。至野三關相距兩梁口大營一百八十里，且有大江之隔，似宜速將窖金堆防兵移駐野三關，扼截要口。培石駐紮之勇，可與兩梁口、野三關聯絡聲氣。以賊情詭秘無常，設或由野三關而入，則夔、巫一帶路路可通，大爲可慮。礮位藥鉛尙雖稟請添撥以備不虞等情，據此到府等。查荊門至宜昌計程二百五十里，宜昌存兵無多，立望川兵救援，自係實在情形。惟後派之兵尙未到來，原防之兵未便輕動。此時川兵不能前進，只能駐紮宜昌，早到一日，更可固我藩籬。伏乞飛飭帶兵員弁，速將後派之兵星夜督催，馳赴巴利換防，以便前駐之兵赴楚救援。並請分飭各營再行添撥礮位藥鉛，委員解夔應用，免致臨時周張。除將窖金堆應否移駐野三關之處，函商皂鎮妥爲辦理等因。廣元縣探報

咸豐四年三月初九日「一八五四年四月六日」奉總督部堂裕〔清四川總督裕瑞〕批，據夔州府等具稟，查探軍務，盤獲奸細韓應循一案奉此，據稟查探軍務情形及盤獲奸細韓應循訊供緣由已悉。該犯韓應循受賊差遣來川窺探，胆玩已極。惟該逆等口黨四出，歸州城內既有人坐探，黑旗賊亦派一百餘人分作口起，以口起入川，是奸細遣出甚多，不可不嚴密訪查獲案懲辦。且據供沙市等處逃兵回勇，均係賊營之人，假扮搶掠，尤宜實力阻遏，庶免疎失。仰按察司即便轉飭毛令再提該犯韓應循研審，如何聽從僞指揮派令來川窺探，究竟意欲何爲，遣出奸細究有若干，黑旗賊所派之一百餘人現往